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飘 (上)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武 军/译



时代出版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Piao

飘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武 军/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美)玛格丽特·米切尔(Mitchell, M.)著;武军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7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396-4063-1

I. ①飘… II. ①玛… ②武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2799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欧子布

装帧设计:丁明

封面绘图:桂小虎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3533889

印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4235059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62.75 字数:1000千字

版次: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80.00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Piac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20
第三章 / 038
第四章 / 059
第五章 / 072
第六章 / 091
第七章 / 126
第八章 / 135
第九章 / 154
第十章 / 191
第十一章 / 204
第十二章 / 211
第十三章 / 229
第十四章 / 244
第十五章 / 256
第十六章 / 269





Shijie Wenxue Mingzhu Backu

第十七章 / 278
第十八章 / 301
第十九章 / 316
第二十章 / 331
第二十一章 / 340
第二十二章 / 355
第二十三章 / 362
第二十四章 / 381
第二十五章 / 411
第二十六章 / 425
第二十七章 / 446
第二十八章 / 459
第二十九章 / 475
第三十章 / 488
第三十一章 / 504



Table

第三十二章 /	521
第三十三章 /	537
第三十四章 /	551
第三十五章 /	573
第三十六章 /	598
第三十七章 /	629
第三十八章 /	645
第三十九章 /	672
第四十章 /	688
第四十一章 /	705
第四十二章 /	729
第四十三章 /	744
第四十四章 /	758
第四十五章 /	770
第四十六章 /	792
第四十七章 /	801





Shijie Wensue, Mingzhu Backu-

第四十八章 / 827

第四十九章 / 839

第五十章 / 854

第五十一章 / 865

第五十二章 / 871

第五十三章 / 886

第五十四章 / 901

第五十五章 / 913

第五十六章 / 922

第五十七章 / 934

第五十八章 / 947

第五十九章 / 953

第六十章 / 964

第六十一章 / 969

第六十二章 / 981

第六十三章 / 986



第一章

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但男人们一旦为她的魅力着迷,就会无视这一点,塔尔顿家那一对孪生兄弟就是如此。她的脸融合了来自父母双方的两种特征:一种是她母亲的优雅,来自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一种是她父亲的粗犷,来自浮华俗气的爱尔兰人。但是她有着一张让人一见就着迷的脸蛋,尖尖的下巴颏和四方的牙床骨。她那双淡绿色的眼睛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色,配上乌黑的睫毛和微微翘起的眼角,显得韵味十足。两条浓黑的娥眉斜在那里,给她木兰花般白皙的皮肤画上十分分明的斜线,这样白皙的皮肤对南方妇女来说是极其珍贵的。谁要是有这样一身好皮肤,就得用帽子、面纱和手套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以免被佐治亚灼热的阳光晒黑。

一八六一年四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思嘉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同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坐在一个阴凉的走廊里闲谈。室外,风景如画,而她的美貌更加娇媚动人。她穿着一件新绿花布衣裳,长长的裙子在裙箍上舒展着,配上她父亲从亚特兰大给她新买的绿羊皮平底鞋,显得十分相称。她那不过十七英寸的腰围,是附近三个县里最细的了,而这身衣裳把她的腰肢衬托得更加完美。里面那件绷得紧紧的小马甲,使她那只有十六岁就已发育得很好的乳房显得更加丰满。不过,无论她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老实,梳在脑后的发髻显得多么端庄,那双交叠在膝盖上的小手显得多么文静,她的本来面目终归是藏不住的。那双绿色的眼睛生在一张甜美的脸上,却仍然是任性不羁、充满活力的。这与她的装束仪表很不相称。她的举止是在她母亲和嬷嬷的严厉管教下勉强摆出来的,但她的眼睛却属于她自己,这绝非后天所能改变得了的。

孪生兄弟懒洋洋地斜靠在她两旁的椅子上,斜望着从高高的新装的玻



璃窗透过来的阳光谈笑着，四条穿着高统靴和因经常骑马而锻炼得十分强壮的长腿随意地交叠着。他们现今十九岁，身高六英尺两英寸，大大的骨骼，结实的肌肉，被晒得黑黑的脸庞，深褐色的头发，眼睛里闪着喜悦而傲慢的神色。他们都穿着蓝上衣和深黄色裤子，长相也差不多，就像两个难以分辨的棉桃似的。

外面，阳光斜照在场地上，映照着一簇簇的白色花朵，使它们在绿色的背景中显得分外鲜艳。孪生兄弟骑来的马就拴在车道上，那是两匹高头大马，毛色红得像主人的头发。马蹄前有一群吵吵嚷嚷、一直跟随着斯图尔特和布伦特的猎犬。稍远一点的地方躺着一条白底黑花的随车大狗，它把鼻子贴在前爪上，耐心等待着两个小伙子回家去吃晚饭。

这些猎犬、马匹和两个孪生兄弟之间，有着一一种比通常更亲密的关系。他们个个都是年轻、健康而毫无思想的动物，也同样圆滑、优雅、易发怒。两个小伙子和他们所骑的马一样精神，带有危险性，但对于那些知道怎样驾驭他们的人，他们的脾气又非常地好。

虽然坐在走廊里的人都生在优裕的庄园主家庭，从小由仆人细心服侍着，但他们的面孔却没有娇生惯养的痕迹。他们像一辈子生活在野外、很少在书本上耗费过多脑筋的乡巴佬一样，显得精神而机警。在北佐治亚的克莱顿县，生活仍是充满新奇的，与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比较起来还有一点“粗犷”的味道。南部开发得较早，人的思想较为保守，那些讲究读书、崇尚风雅的居民看不起北佐治亚人。可在北佐治亚这儿，人们并不以缺乏高雅的传统文化教育为耻，只要在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学得精明就行了。他们所关注的就是种棉花要种得旺，骑马要骑得好，打枪要打得准，跳舞要跳得轻快，善于体面地追逐女人，喝酒时要像个温文尔雅的绅士。

这对孪生兄弟在这些方面都很精通，但他们学习书本知识的“无能”也是远近闻名的。他们家拥有比全县其他人家更多的财产、更多的马和更多的奴隶，可是兄弟俩同他们的大多数穷邻居比起来，胸中的文墨更是少得可怜。

正是这个缘故，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才有时间在塔拉庄园的走廊里聊天，消磨这四月傍晚的大好时光。他们刚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而这是过去两



年中把他们撵走的第四所大学了。于是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同他们一起回家了。因为这所学校既然开除了他们的孪生弟弟,两位做哥哥的也就不愿再在那里待下去了。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把他们最近一次的被除名当做一个有趣的玩笑;而思嘉呢,她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以后就一直懒得去摸书本,所以也像他们那样觉得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我觉得你们俩一点也不在乎被学校除名,看来汤姆也不会难过,”她说,“只是博伊德会怎么想呢?他一心想受教育,而你们俩接连把他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拖了出来,如今的佐治亚大学又被你们连累得读不成了。这样下去,他可能永远也完不成他的学业!”

“哦,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那边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律嘛。”布伦特漫不经心地答道,“而且,没那么严重,反正在学期结束之前我们也不得不回家的。”

“为什么?”

“战争嘛,傻瓜!战争随时都可能开始,你想一想,战争打响之后我们难道还会留在学校里吗?”

“你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战争的,”思嘉生气地说,“那只是嘴上谈谈罢了。就在上个星期,艾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父亲还对咱爸说,咱们派驻华盛顿的专员将要同林肯先生达成一个关于联盟州(美国南北战争时,南部脱离联盟之后自行结盟以与北部对抗的十一州)的协议呢。况且不管怎样,北方佬从来都是害怕我们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战争。谈它干什么?我讨厌听到关于战争的事情。”

“不会有什么战争!”孪生兄弟如同被欺骗了似的大喊起来。

“怎么,亲爱的,战争当然会打起来啊。”斯图尔特说,“北方佬可能害怕咱们,可是自从前天波尔格将军把他们赶出萨姆特要塞以后,他们就要打了,要不他们的脸往哪儿摆啊?讲到联盟州……”

听到这里,思嘉很不耐烦地嘟起嘴来。

“只要你再说一声‘战争’,我就进屋去,把门关上。除了‘离盟’之外,我这辈子还从没有像讨厌‘战争’这个词一样地讨厌过别的词呢。爸爸总是



从早到晚地谈论战争、战争，所有来看他的绅士们也叫嚷着什么萨姆特要塞、州权、亚伯·林肯，简直烦得我要大喊大叫了！而且所有的男孩子也都在谈这些，还有他们的军队。所以今年春天的任何晚会都乏味极了，因为男孩子们除了战争再不谈别的了。我最高兴的是佐治亚要等到过了圣诞节以后才宣布脱离联盟，要不然这会把圣诞晚会也糟蹋了的。要是你们再谈战争，我就马上进屋去。”

她说到做到，因为她从来就忍受不了不以她为主题的谈话。不过她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刻意加深脸上的酒窝，同时把像蝴蝶翅膀似的两圈又硬又黑的睫毛迅速地扇动起来。哥俩被她迷住了，这正如她的打算，于是他们向她道歉。他们并不因为她对战争不感兴趣而对她有丝毫的轻视，相反，他们更敬重她了。战争本来就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因此他们便把她的态度当成是女人味十足的特征。

把他们从战争这个讨厌的话题引开以后，她便饶有兴趣地回到他们当前的话题上来。

“对于你俩再一次被开除的事，你们的母亲说了些什么呀？”

这话使哥俩想起了三个月前他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被请回家时母亲的管教，脸上立刻都显出一种不舒服的表情。

“呃，她还没有机会说什么呢。”斯图尔特答道，“今天一早她还没起床，汤姆和我俩就出门了。汤姆半路上去了方丹家，我们直接到这儿来了。”

“昨天晚上你们到家时她什么话也没说吗？”

“昨晚我们运气不错。我们快要到家的时候，我妈上个月在肯塔基买的那匹公马被送来了，家里正闹得天翻地覆呢。那畜生——它长得可真威武，思嘉，你一定得告诉你爸，叫他赶快过去看看——那畜生在半路上把马夫咬了两大口，还踏坏了我妈派到琼斯博罗接火车的两个黑小子。而且，就在我们刚要到家的时候，它差点把我们的马棚给踢倒了，还捎带把我妈的那匹老公马‘草莓’也踢了个半死。我们到家时，妈正在马棚里拿着一口袋糖喂它，让它慢慢平静下来，还真起作用了。黑奴们躲得远远的，瞪着眼睛，简直给吓坏了。可妈还在跟那畜生亲切地说话，仿佛跟它是一家人似的，它还肯吃她手里的东西呢。世界上谁也比不上我妈那样会跟马打交道了。那时她看

见了我们，便说：‘天哪，你们四个又回来干什么呀？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疫还让人讨厌！’这时那匹公马开始喷鼻子，直立起来，她赶紧说，‘从这里滚开！难道你们没看见这个大宝贝在生气吗？等明天早晨我再来跟你们四个算账！’于是，我们就上床睡觉了。今天一早，趁她还来不及抓住我们，我们便溜了出来，只留下博伊德一个人去对付她。”

“你们认为她会打博伊德吗？”和县里的其他人一样，思嘉对于瘦小的塔尔顿太太的行为方式还是不太习惯。塔尔顿太太对那几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还是很粗暴的，她认为必要的时候还会用鞭子抽他们的脊背。

比阿特里斯·塔尔顿是个勤劳肯干的妇人。她经营一大片棉花地、一百个黑奴和八个孩子，还有一大片牧马场，这在全州都是首屈一指的。她性格暴躁，非常容易因为四个惹事生非的儿子而大发雷霆。她一方面不许任何人打她的一匹马或一个黑奴，另一方面却认为偶尔打打她的孩子们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坏处。

“她从来没有打过博伊德。这不仅因为他年龄最大，还因为他是个矮子。”斯图尔特这样说，为自己那六英尺两英寸的个头儿感到自豪，“这是我们为什么把他留在家里去向妈解释的原因。不过上帝知晓，妈不应当再打我们了！我们都十九岁了，汤姆也二十一了，可她还把我们当做六岁的孩子看待。”

“你母亲明天会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去参加威尔克斯家的烤肉宴吗？”

“她想骑，但是我爸说那匹马太危险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家的那几个女孩儿也不会同意让她骑马去的。她们说，妈至少有那么一次要像个贵妇人一样乘马车去参加宴会。”

“但愿明天别下雨才好，”思嘉说，“一星期里几乎天天下雨。要是把烤肉宴改成家宴，那才是最扫兴不过的事呢。”

“哦，明天准晴，还会像六月天那样炎热呢。”斯图尔特说，“你看那落日，我还从没见过比这更红的太阳。用落日来判断天气，往往是不会错的。”

说着，他们都朝远方望去，越过奥哈拉家无边无际的新耕棉花地，直到红红的地平线上。这时候，太阳落在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映起一片红霞，四月的白天的温暖也渐渐消退，隐隐透出丝丝的凉意。



这年的春天来得早,伴随着几场急骤、温和的春雨,便可见那粉红色的桃花突然纷纷绽放,山茱萸那雪白的繁花将河边湿地和山冈装点起来。春耕已基本结束,湿润的土地饥饿地等待着人们把它翻开并撒上棉子。晚霞把犁沟沙土质的壳层映得更加红艳了,在沟道两旁的地方随阴影的不同则分别呈现出米红、猩红和枣红来。农场那座被刷成白色的砖房如同落在茫茫红海中的一个岛屿,那是一片由新月形巨浪组成的大海,当那些粉红色的浪尖分裂为浪花时,它便凝固了。这里没有像佐治亚中部的黄土地或海滨种植场滋润的黑土地那样的长长的、笔直的犁沟。在北佐治亚连绵起伏的山麓地带,人们为了防止水土流失,故而特地把土地犁成无数弯曲的垄沟。

这片土地红得耀眼,雨后更红得像鲜血一般,干旱时便成了满地的红砖粉,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这里有洁白的房屋、翻耕过的田地、缓缓流过的黄浊河水,但同时也是一个使灿烂的阳光和深浓的荫翳相映成趣的地方。尚待种植的空地和绵延数英里的棉花田微笑着袒露在阳光之中。这些田地的边缘有一片原始森林,即使在最炎热的中午它们也是幽暗而清凉的,并且显得有点神秘,有点不那么和善。其中那些飕飕作响的松树好像怀着老年人的耐心在等待着,轻轻地叹息着:“当心呀!你们原先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决心要把你们夺回来!”

这时坐在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听到辘辘的马蹄声、马具链环的叮当声和黑奴们发出的尖厉浪笑声,这就表明那些干农活的人和骡马从地里回来了。这时从屋子里传来思嘉的母亲——爱伦·奥哈拉那温和的声音,她在呼唤那个管钥匙、提篮子的黑人小女孩,后者用尖脆的声调答道:“太太,来啦。”于是便传来从后面过道里走向熏腊储藏室脚步声,这意味着奥哈拉太太要到那里去给干活回来的田间劳动者分配食物了。接着便听到瓷器当当和餐具叮叮的响声,那是管家波克在那里铺排餐桌呢。

听到这些声响,这对孪生兄弟知道他们起身回家的时间到了。但是他们又害怕回去见到自己的母亲,因此便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徘徊着,盼望思嘉能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你听我说,思嘉,我们谈谈明天的烤肉宴的事吧。”布伦特说,“不能因为我们不在,不了解烤肉宴和舞会的事,就不让我们明天晚上多多地跳舞。



你没有答应和别人跳舞吧，是不是？”

“不，我答应了！我怎么知道你们会回来呢？我哪能冒着当壁花的危险在一边等着专门伺候你们两位呀？”

“你当壁花？”两个小伙子放声大笑。

“依我之见，亲爱的，你得跟我跳第一个华尔兹，跟斯图跳最后一个，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饭。还有，像上次舞会那样坐在平台台阶上，让金西嬷嬷来给我们算命。”

“我才不喜欢听那金西嬷嬷算命呢。我还记得，她说过我将来会嫁给一个头发乌亮、黑胡子很长的男人，我可不喜歡黑头发的男人。”

“这么说，亲爱的，你是喜欢红头发的男人了？”布伦特傻笑着说，“现在不要管这件事，你先答应跟我们跳华尔兹和吃晚饭吧。”

“你要是答应了，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思嘉喊道，一听到“秘密”这个词便像个孩子似的活跃起来。

“斯图，你说的是不是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听到的那个消息？如果是的话，那你知道，我们答应过人家不告诉别人的。”

“嗯，那是皮蒂小姐告诉我们的。”

“什么小姐？”

“就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你知道的，皮蒂帕特·汉密尔顿，她是查尔斯和媚兰·汉密尔顿的姑妈，住在亚特兰大。”

“这我知道，一个傻老太婆，我一辈子也没见过比她更傻的人了。”

“对，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等着搭火车回家时，她的马车正好从车站经过。她停下来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在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要宣布一门亲事。”

“唔，这个我也听说过，”思嘉失望地说，“她的那位傻侄子查尔斯·汉密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这几年谁都在说他们快要结婚了，虽然他本人对这件事似乎有点不冷不热的。”

“你认为他傻吗？”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你可让他在你身边转了个够呢。”

“我没法不让他转呀，他要纠缠我，我也没办法。”思嘉毫不在意地耸了



耸肩膀，“我觉得他这个人太婆婆妈妈了。”

“但是，明晚要宣布的并不是他的婚事，”斯图尔特得意地说，“而是艾希礼和查尔斯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

思嘉听到这个消息，像遭到了晴天霹雳。虽然她的脸色并无变化，但是嘴唇却发白了。并且由于这一打击过于强烈，以致她在最初几秒钟还震惊得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她直视着斯图尔特，脸上显得那么平静，而这位原本就毫无分析头脑的斯图尔特还以为她仅仅因这消息来得突然而感到惊讶，并颇有兴趣而已。

“皮蒂小姐告诉我们，这件事原本要到明年才宣布的，但媚兰小姐近来身体不怎么好，加上近来关于战争的传言四起，因此两家人都觉得不如赶快成婚的好。所以决定明天晚上在宴会上宣布。我们把这秘密告诉你，你看，思嘉，你也得答应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呀。”

“当然，我是非常愿意的。”思嘉不假思索地说。

“还有，和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

“所有的。”

“你真是太好了！我敢打赌，别的小伙子们准要发疯了呢。”

“让他们发疯去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能对付他们的。等着瞧吧，思嘉，明天上午的烤肉宴也一定要跟我们坐在一起哟。”

“什么？”

斯图尔特把刚才的请求又重复了一遍。

“那是当然。”

哥儿俩凝神对视，心里美滋滋的，可不免又有几分惊异。尽管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思嘉的众多追求者中最受青睐的，但以前思嘉可从未像今天这样百依百顺过。通常情况下，她总是尽可能地让她的追求者们倾诉、乞求，也绝不会痛痛快快地回答一声“是”或“不是”。他们烦恼时她便报以笑颜，他们发怒时她则略显冷淡。而今天呢，她却已经把明天全部的活动都答应给他们了——烤肉宴时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跳所有的华尔兹（其实他们料到明天跳的舞就只有华尔兹），并且一起吃晚饭。如此看来，他们俩这次被大学开除，反而还挺值得的。

成功给他们带来了满腔热情,使他们愈加流连忘返,谈论着明天的烤肉宴、舞会、艾希礼·威尔克斯与媚兰·汉密尔顿。他们彼此抢着说话,开着玩笑,然后大笑不已,多方暗示要人家挽留他们吃晚饭。他们闹了好一会儿,才发现思嘉的话越来越少了,刚才的热乎劲儿也有点变了。哥儿俩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觉得那番高兴的光景已经荡然无存。思嘉好像并没注意他们在说什么,尽管她的回答也还得体。对于这种突然变化的情况,他们虽说不出所以然来,但又不免感到扫兴,最后又赖着待了一会儿,才看看手表,勉强站起身来。

在新翻耕过的田地那边,太阳已经西下,河对岸高高的树林已经在幽暗的暮色中渐渐模糊。燕子轻快地在场院上空飞来飞去,小鸡、鸭子和火鸡,有的扭来扭去,有的摇摇晃晃、有的昂首挺胸,都纷纷从田地里回家去了。

斯图尔特大喊一声:“詹姆斯!”不一会儿,只见一个和他们年龄相仿的高个儿黑人男孩儿气喘吁吁地从房子附近跑出来,向两匹拴着的马儿走去。詹姆斯是他们哥俩儿的贴身仆人,像那些狗一样到哪里都伴随着主人。他曾是他们儿时的玩伴,到他们十岁生日那一天,便归他们使唤。塔尔顿家的猎犬一见他便从红灰土中跳起来,站在那里恭候主子们驾到。这时候,两个小伙子向思嘉深鞠了一躬,又握手告别,告诉她明早他们将赶到威尔克斯家去等候她。然后他们匆匆跑下石阶,骑上马,詹姆斯跟随在后面。两兄弟一口气跑上柏树夹道,回过头来,挥着帽子向思嘉高声叫喊。

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拐过弯以后就看不见塔拉庄园了,布伦特勒住马,在一丛山茱萸下停住了。斯图尔特也跟着停下来,黑小子也紧跑几步跟上了他们。两匹马觉得缰绳松了,便伸长脖子去啃柔嫩的春草。猎犬们重新在灰土中躺下,馋涎欲滴地仰望着在愈来愈浓的暮色中回旋飞舞的燕子。布伦特那张老实巴交的脸上露出一一种迷惑不解和些微愠怒的神色。

“听我说,”他说,“你不觉得她好像要请我们留下吃晚饭吗?”

“我本以为她会的,”斯图尔特答道,“我一直等着她说出来,但是她没有。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一点也不明白。不过依我看,她应当留我们的。毕竟这是我们回家后的第一天,她跟我们又好久没见面了。何况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没



跟她说呢。”

“依我看，我们刚到她家时，她好像很高兴见到我们。”

“我也是这样想的。”

“可后来，大约半个钟头以前吧，她就不怎么说话了，好像有点头痛。”

“我也看出来了，可我当时并没在意。你说她是哪儿不舒服了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说了什么让她生气的話了？”

他们俩想了一会儿。

“我想不出什么来。况且，思嘉一生气，谁都看得出来。她可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她心里是藏不住东西的。”

“对，这就是我喜欢她的地方。她生气时不像有些女孩子那样冷若冰霜，有气往肚子里放，她会痛痛快快地告诉你。这样看来，一定是我们说了或做了什么不恰当的事，使得她默不做声，装出不舒服的样子。我敢打赌，我们刚到她家时，她是很高兴并且有意要留我们吃晚饭的！”

“我想不会是因为我们被开除这件事吧？”

“绝不会的！见鬼，别那么傻。我们告诉她这消息时，她还若无其事地笑呢。再说，思嘉对读书的事也不比我们重视呀。”

布伦特在马鞍上转过身来，叫那个黑小子。

“詹姆斯！”

“嗯？”

“你听见我们刚才和思嘉小姐说的话了吗？”

“没有呀，布伦特先生！您怎么怀疑俺偷听白人老爷的话呢？”

“我的上帝！偷听，你们这些小黑鬼什么事都知道。怎么，你这不是撒谎吗？我亲眼看见你偷偷走过走廊的拐角，蹲在墙边一株茱萸花旁边呢。现在我问你，你听见我们说什么惹思嘉小姐生气或者令她伤心的话了吗？”

他这么一说，詹姆斯才知道他们不是在自己的茬儿，便也不再装了，皱着眉头回想起来。

“没什么，俺没听见您讲啥惹她生气的話。俺看她挺高兴见到你们的，还唧唧喳喳像只小鸟儿似的乐个不停呢。后来你们谈到艾希礼先生和媚兰小姐结婚的事，她才不做声了，像只小雀儿看见老鹰打头上飞过一般。”

